

突厥名稱及其先世考

林恩顯

前 言

突厥 (Turküt) 一詞，在中國史上初見於西魏大統十一 (五四五) 年，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中首立專傳。依該傳記載突厥族約於西元五世紀，居甘肅張掖一帶，為北涼匈奴沮渠 (Chü-Chü) 氏屬下的一小部落。至宋文帝元嘉十六 (四三九) 年，北魏太武帝滅沮渠牧犍，突厥首領阿史那 (Asina) (註一)。率部落五百人投茹茹 (即柔然、蠕蠕)，而為其鐵工，定居金山之下。代代相傳至領袖吐務時，突厥漸形強大，自號大葉護 (Yabghu) (註二)。吐務卒後，遺有二子，長子土門 (Timän) (註三) 立，居東方；另次子室點密 (Tstani) (註四) 居西方，雖未分裂，但各自為治。時土門有意與中國交通。西魏大統十 (五四五) 年，西魏丞相宇文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 (註五) 使突厥。翌年土門遣使獻方物。時鐵勒 (Oghuz or Tölös) 將伐茹茹，土門率所部邀擊，破之，盡降鐵勒衆五萬餘落。並佔有金山以西，天山以北之準噶爾 (Dsungaria) 地方。西魏廢帝元 (五五二) 年土門求婚於茹茹，被拒。土門於是大破茹茹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阿那瓌，於懷芒北 (今察哈爾蔚縣)，遂告獨立，土門自號伊利可汗 (Illig-khaghan) (註六)，為突厥稱「汗」之始。數傳至沙鉢略 (İsbare-khaghan) 時，由於汗位的紛爭，與隋朝的離間，於隋開皇三 (五八三) 年 (註七)，東、西突厥正式分裂。再經數傳，東突厥至頡利可汗時，於唐太宗貞觀四 (六三〇) 年被李靖、李世勣等所破，東突厥第一帝國告亡。其後於高宗調露元 (六七九) 年，東突厥可汗後裔於唐統治下告反，至骨咄祿 (qutluh. İleris-khaghan) 時漸盛，乃再自立為可汗，為東突厥第二帝國復興之始。至於西突厥方面，達頭可汗之後，代代相傳，至天寶元 (七四二) 年阿史那斯可汗時，為突騎施莫賀達干所殺，其子忠孝亡附唐朝，西突厥遂亡。東突厥第二帝國經數傳後，於天寶四 (七四五) 年白眉可汗被回紇懷仁可汗所殺，傳首唐京，東突厥亦亡。突厥自西魏廢帝元 (五五二) 年獨立，土門稱汗至此，共約享國一九三年，為匈奴之後最具影響力之漠北游牧帝國。

本文係就歷史學、民族學及語言學的角度，以分析、比較、綜合的方法探討史上北方游牧帝國——突厥之名稱及其先世淵源焉。

一、突厥名稱之來源

突厥之名稱，在中國史上初見於西魏文帝大統十一（五四五）年（註八），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中首立專傳。但突厥族系及說突厥話的群體，毫無疑問的自遠古以來即已存在。例如史學家哈木美爾氏（J. V. Hammer）認為希羅多德（Herodotos）所謂的東方民族“Targita”便是突厥。並進一步認為摩西五書（Tevrat）中的“Togharna”一稱也與突厥有關。奧地利學者士馬巧克氏（Tomaschek）認為，希臘史學家所指出在 Iskit 領域裡的“Tyrkae”（Jyrkae）族就是突厥（註九）。另有用比照方法從極古老的朝代中尋找突厥的名稱。如法國東方學者認為畢利努斯氏（Plinius）及米勒氏（P. Mela）的作品中所載：“Turcae”族名與“Türk”（突厥）相同。歐得邁氏（F. V. Erdmann）亦認為“Thrak”與“Türk”並無兩樣。再如馬丁氏（V. de Martin）及有名的馬迦特氏（J. Marguart）也想證明印度史料中的“Turukha”或“Türüska（Turuska）與“Türk”為同一名稱（註一〇）。西亞的楔形文文獻中，國家之稱的“Tourki”，及亞述人的楔形文文件裡，讀為“Turukku”的種族亦被認為與“Türk”有關。另有人從阿拉伯文杜撰之“Turkor”一字作為“Türk”的字源。

在中國史上，早於紀元前二千年以來就出現的狄（Tik）族，從發音的觀點上被認為是中文首見的突厥（Türk）名稱。但被可畢亞斯（W. Koppers）及伯希和（P. Pelliot）等學者所懷疑。

在伊斯蘭史料裏，以色列人根據摩西五書（Tevrat）杜撰的傳說認為，突厥是聖諾亞（Hazret-i Nuh）的後裔。另外伊朗人依仁德經（Zend-Avesta）傳說中指出 Fan'dun 王把遼闊的國土劃分給他的三個兒子，其中中國及突厥的領土則分給 Turac（正確作 Turac），其後裔 Afrāsyab 王數度與伊朗戰爭，其領土稱之為突朗（Turan）。但以上伊斯蘭傳說多係編造而來，不足為信。

比伊斯蘭資料還早的阿拉伯文著作中，「突厥」名稱見於蒙昧時代的名詩人 Al-Nabiḡa al-Zubānī (卒於五九五—六一二 A. D. 之間) 的詩集上。可知阿拉伯文著作中的突厥名稱，首先著錄於六世紀末左右。

至於拜占庭 (Bizans) 人著作中的突厥名稱，其第一次的出現是因 Aghattias (卒於五二八 A. D.) 提到天突厥 (Kök-Türkler) 而有所著錄的 (註一一)。以上係就中外資料出現「突厥」名稱之時間及其有關文字，至於「突厥」一稱之來源，當應來自突厥語 "Türküt" (簡寫 "Türk") 一語之音譯無疑。

二、突厥名稱之發音

在中國初期的史料記載的「突厥」(Tu-küe)，不僅不錄 "r" 音，且被認為是雙音節。法國名漢學家伯希和 (P. Pelliot) 認為中國史籍中之「突厥」，就是 "Türk" 一詞之譯名，並為今日諸東方學者所公認。但此種譯寫方法，在表面上不甚充足。他表示中國人對 "Türküt" (突厥) 原名，曾在其可能譯寫之限度中，將其讀成 "Dürküt" 之對音寫出。在古突厥碑中僅錄有 "Türk"，其複數應作 "Türklär"。而 "Türküt" 可能是一種蒙古語名之複數型態，係由柔然人遺留下來的 (註一二)。其實 Türklär 應寫成 Türkler，此不僅現行維吾爾文文法上如此，而且在伊斯蘭教百科全書中亦復如此 (註一三)。又據 İbrahim Kafesoğlu 云最近有人研究結果認為「多數突厥」(Türkler) 之意的中文譯稱，其尾音並不是 "-t"，而是突厥語的另一複數字尾 "-z"。據此，中文突厥之原音應讀為 "Türküz" (註一四)。但此說尚未被學者所公認。

對於突厥名稱之發音，最有力的證據是突厥人自己記錄下來的突厥碑文，在碑文中，突厥名稱寫作 "Türk" 或作 "Türük"，而稱「西突厥」為 "On Oq" (十箭之意)。

至於 "Türk" 一字的母音音值問題，阿拉伯人及伊朗人讀為 "Turk"。俄國人則作 "Tork" (突厥)，"Torki" (突厥們)。在敘利亞的史料裡均作 "Tourkaye"。在音譯的希臘文作 "Tourkos" 或 "Turk"。

馬仁氏 (L. Bazin) 認為母音音值的認定在 Brahmi 文字 (註一五) 的寫法上是比較容易的。而 Brahmi 文卷上的突厥

名稱，是双音節且母音作“o”。所以突厥之原音應讀爲“Törük”。Ibrahim Kafesoğlu 氏據此指出突厥一稱最初應作“Türk”或“Törük”。古突厥碑文之所以作“Türük”，是因第一音節的“o”受到第二音節的“ü”的影響而改變爲“ü”的。因此“Türk”一稱的發音，是依下面順序演變的：Törük>Türük>Türk（註一六）。

在日本西域史權威羽田亨博士主張“Türk”當譯爲「鐵勒」（註一七）。小野川秀美氏亦贊同此說。並認爲“Türkün”等於「突厥」，而「鐵勒」與「突厥」均爲“Türk”之音轉音譯。而湯姆森（Thomsen）氏則認爲「鐵勒」是“Tolis”的音譯。伯希和氏認爲「鐵勒」是突厥碑文中之“Tolis”。湯姆森還贊同馬迺特（Marquart）氏所主張的“Tolis”與“Tardus”均是突厥國中行政區劃名稱，“Tolis”在國之東部，“Tardus”在西部的說法。小野川氏認爲 Ouz 係鐵勒所屬部族名稱，在中國史上稱爲「袁紇」、「烏護」、「烏紇」等，而“Türk”一詞一如巴爾托德（W. Barthold）與馬迺特（Marquart）兩氏所認爲，係帶有政治色彩的名稱。至於由“Türk”一詞所導來的「鐵勒」與「突厥」兩名稱，雖在突厥建國以後被併用成不同的語義，但是構成此兩者的諸部族，都有同爲突厥種族的共同意識存在（註一八）。

總而言之，「突厥」係“Türk-üt”一語之音譯，“Ouz”是「鐵勒」，也即“Türk”種族的總稱，或鐵勒就是“Türk”，是非突厥國家核心之“Türk”諸族。突厥（Türk-üt）可說是鐵勒（Ouz）種族組成突厥帝國之政治性名稱。

三、突厥名稱之意義

言「突厥」一稱之意義，在我國史料上，最初出現於周書卷五〇突厥傳云：「居金山之陽，爲茹茹鐵工，金山形似兜鍪，其俗謂兜鍪爲突厥，遂因以爲號」。隋書及北史之突厥傳所載亦大致相同（註一九）。均謂其所居金山之形狀像兜鍪，而其習慣稱兜鍪爲突厥，所以突厥一稱遂被轉用爲其族稱。然所謂「其俗」係指何族之俗而言？據臺灣大學傳樂成教授以爲係指茹茹之俗（註二〇）。如依時代而言，當時的突厥族是在茹茹的統治之下，所以此說頗有可能。此外若指突厥自己之俗稱，也甚合理。甚至於在當時茹茹與突厥同係阿爾泰語族之範圍，且漠北草原往來接觸頻繁，故在語言上可能頗多類同，上述兩種情況

同時成立亦甚有可能。

至於「兜鍪」，說文載：「兜，兜鍪，首鎧也，象人頭也」。又淮南汜論訓云：「古者有鍪」。高注：「鍪，頭著兜鍪帽，言未知冠制也」。據辭海解釋：「戰時禦兵刃之冠也。有謂之胄，秦漢以來始名兜鍪，取其形如鍪也。俗謂之盔，亦作兜牟」。岑仲勉氏表示，新疆哈薩克族舊式帽子之高冠者，其方言稱曰「土瑪克」(tomak)，如略去末尾之“k”而延長呼之，便與「兜鍪」甚為相類。並指出兜鍪與突厥無關，但兜鍪一詞確來自北方民族(註一一)。現今新疆維吾爾(Uigur)語稱「皮帽」為 *تۇماق* (Tumaq)，其音均甚為相近。總之「兜鍪」，在現代可解釋為「鋼盔」、「軍帽」、「頭盔」。據說突厥人稱「帽」為“Türkü”、“軍帽”為“Dorko”(註一二)。

西方學者如斯奇密特(J. Schmidt 1814)氏將「兜鍪」解釋為“durluga”(兜盔)；可畢連之(Gobeleutz 1837)及斯瓊特(Schott 1849)兩氏解釋為波斯文的“targ”(兜盔)；賀斯(J. J. Hess 1918)氏則說，突厥是製造武器的民族，故稱“targ”···文可奇(Bunkacsi 1921)氏認為“durluga”即突厥之本音，與「兜盔」之意有關；高約黎(S. W. Koelle)氏認為“Türk”(突厥)一字的字根為“tur-”/“tir-”，即與「拉」、「引」之意有關。費俄克(K. Fjok)氏則稱，突厥本讀為“Turku”為Iskit語，指「海邊住民」之意。

突厥，在伊斯蘭史料中亦有許多解釋，較有學術性者如十一世紀之突厥語言學家Kasgarlı Mahmud氏解釋為「成熟時期」。緬美黎(A. Vambery)氏認為“Türk”一稱源出突厥文“türe-”或“törh-”(出現)，作「被創造；生物」解釋。土耳其人Ziya Gökalp氏則指出，突厥為「合法的」(türeli)之意。對於突厥史研究頗負盛名的馬索特(W. Barthold)氏認為“Türk”一字與在鄂爾渾(Orkhon)碑文屢次出現的“örü”(法律、習俗、依法修改的、統一的民衆)一字可能有關。此說與Ziya Gökalp的解釋跡近相同。

德國突厥學學者穆勒氏(F. W. K. Müller)斷定，在回紇文獻中作普通名詞的「突厥」為「力量；有力量；氣力；有氣力」之意。勒可克(A. V. Le Coq)氏則首次提出同一出處的“türk”(普通名詞)一字，與族稱的“Türk”(專有名詞)

是相同的。突厥學者湯姆森 (W. Thomsen) 氏對此觀點表示同意 (註三三) 後來 Gy Németh 氏也根據突厥人命名的方法列舉例證證明，種族之稱的 "Türk" 亦作「力量；有力量；氣力；有氣力的」解釋。

從字源學上的觀點看，我國丁謙指出，突厥者亦狄歷、敕勒、鐵勒之轉音 (註二四)，其意義為「聯盟」之意。又洪鈞云匈奴之後，突厥最盛。突厥既滅，回紇乃興。今日者玉門以西，天山南北，悉為回部，無所謂突厥。而突厥之稱乃獨流傳於西土曰「突而克」(Türk)，亟讀之即「突厥」。曰「突克蠻」(Türkman) 猶言突厥同類 (註二五)。

日本小野川秀美氏亦認為狄歷、勅勒、鐵勒、突厥均為 "Türk" 之音譯 (註二六)。日本突厥學權威威護雅夫師亦贊同此說 (註二七)。其意義為「強有力；盛大；氣力；剛毅」。

馬丁 (L. Bazin) 氏認為 "Türk" 一稱是從 "türü-mek" (阿那托利亞方言作 tür-mek) 一字演變而來的。其最初的讀音有「存在；形成」的含義。然後是「發展」的含義。再後是「完全發展」的含義。最後讀為 "Türk" 時，就解釋為「氣力；力量」。此說頗得突厥學學者的贊同。

四、突厥先世淵源

研討突厥一稱之後，接着探討其先世淵源從何而來？此方面中外學者見仁見智，茲將各學說分述如次：

(一) 匈奴之別種

我國周書卷五〇突厥傳云：「突厥者，蓋匈奴之別種。性阿史那氏，後為鄰國所破，盡滅其族。有一兒，年且十歲，人見其小不忍殺之，乃剔其足，棄草澤中，有牝狼以肉飼之。及長與狼合，遂有孕焉。彼王聞此兒尚在，重遣殺之，使者見狼在側，並欲殺狼，狼遂逃於高昌國之北山，山有洞穴，穴內有平壤，茂草周回數百里，四面俱山，狼匿其中，遂生十男。十男各有一姓，阿史那即一也。子孫蕃育，漸至數百家，經數世，相與出穴，臣於茹茹，居金山之陽，為茹茹鐵工」。「突厥之先，出於索國，在匈奴之北。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，兄弟十七人。其一曰伊質泥師都，狼所生也，阿謗步等性並愚癡，國遂破滅。」

泥師都娶二妻，云是夏神、冬神之女。一孕而生四男，其一變爲白鴻；其一國於阿輔水、劍水之間，號爲契骨（註二八）；其一國於處折水（註一九）；其一居踐斯折施山（註三〇），卽其大兒也。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，並多寒露，大兒爲出火溫養之，咸得全濟，遂共奉大兒爲主，號爲突厥，卽訥都六設（註三一）也。訥都六有十妻，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，阿史那（Asin）是其小妻之子也。訥都六死，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，乃相率於大樹下，共爲約曰：向樹跳躍，能最高者卽推立之。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，諸子遂奉以爲主，號阿賢設。此說雖殊，然終狼種也。」

北史卷九九突厥傳載：「突厥者，其先居西海之右，獨爲部落，蓋匈奴之別種也，姓阿史那氏」。其有關狼種之神話傳說與周書相似。

以上兩書所載，可知突厥係一狼圖騰崇拜民族，其先似爲母系社會，並均表示其淵源爲匈奴之別種。胡耐安師亦認爲其原屬匈奴別支（註三二）。李符桐師亦贊同此說（註三三）。

（二）平涼雜胡

隋書卷八四突厥傳云：「突厥之先，平涼雜胡也，姓阿史那氏。後魏太武滅沮渠氏，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，世居金山，工於鐵作」。「平涼」者係指今甘肅省境內之一地名。

何謂「雜胡」？據梁啓超表示：諸史所謂「雜胡」，除蒙古外，大抵皆突厥民族，與匈奴同幹別支（註三四）。由梁氏此項解釋，其結果突厥又如第一項，係匈奴之別種矣。或云「雜胡」之稱，是指在匈奴遷出大漠南北以後，諸相繼遷入匈奴故地之民族，而非匈奴人，故漢人概稱爲「雜胡」。顯然雜胡並非匈奴後裔。然係何族？實無從判斷。

（三）匈奴之後裔

梁啓超主張：突厥族與今歐亞間之土耳其族同源。因隋唐間突厥特強，故以此名傳。史籍上所謂獯鬻、獯狁、匈奴、柔然、鐵勒、回紇、葛邏祿、乃蠻、黠戛斯等，皆屬此族。曾問吾（註三五）、張其昀（註三六）兩氏亦持此論。但此說實將北方游牧民族混爲一談，所引起的誤解，其實北方游牧民族間，仍有民族間的區別。

論匈奴、突厥人的體質特徵，據不久前在中國發現的匈奴人像，矮短近於滿洲人。而突厥人在中國歷史記錄上，大抵說其

深目多鬚。西遷後，因與伊朗種人游牧民混血，更近乎雅利安人。在語言上，兩族雖同屬烏拉爾泰語族 (UralAltaic)，但前者屬芬蘭烏格語系 (Finno-Ugrians)，後者屬突厥韃靼語系 (Turco-Tartarians)。且突厥係狼圖騰崇拜，而匈奴人則無。兩族在體質、文化上顯然並非同族，但難免有血統相混文化交流關係。

(四) 鮮卑之後裔

丁謙云：突厥亦鮮卑種類，與丁零、高車、鐵勒、回紇、蒙古同出一源 (註三七)。又謂：突厥爲鮮卑人族，上古時居西伯利亞通姑斯河畔，故西人稱爲通姑斯種。自後漸徙而南，居貝加爾湖濱，爲漢丁零國。嗣又徙至金山西南之鹿渾海 (丁謙氏考證，在阿爾泰山南，即今科布多城西南博洛爾託海—又名布倫托海)，爲西丁零，又稱高車丁零云。此說亦犯前項籠統之弊，均統歸鮮卑族，似無事實根據難能成立。唯述及突厥先世居地遷移情形，頗有價值。

(五) 源於丁零、高車、鐵勒

丁謙氏主張突厥所自，由其居西海而言，與鐵勒傳同其地；由狼所生，與高車同其事。並進一步認爲，突厥與狄歷、勅勒、鐵勒，皆一音之轉，其同出一族又何疑乎 (註三八)？

施瑛亦云：突厥系最早見於中國歷史，則爲丁令、丁零、丁靈；後又稱鐵勒、勅勒、特勒、狄歷；或以爲即古時的狄。並且表示這幾個名詞，都是一音異譯。以丁令和鐵勒而言，丁令末音的 "ng"，在不慣讀此音的民族，即省去而成鐵勒。此外尚有「高車」的別名，則係取意，而非譯音 (註三九)。

胡秋原氏亦持相似的見解，他認爲「狄」即「丁零」的省稱，高車、鐵勒仍是丁零之異語，即烏古斯亦丁零之異稱。鐵勒、高車之後，始有突厥之稱 (註四〇)。

以上諸氏所言多涉及狄、丁零、高車及鐵勒，今分別研討其民族淵源如次：

(1) 狄——丁零在春秋爲狄種，亦作翟。古本竹書紀年：「武乙三十五年，周王季伐西落鬼戎，俘二十翟王」 (後漢書一一七西羌傳，章懷注所引)。禮記曲禮下：「其在東夷、北狄、西戎、南蠻、雖大曰子」。均爲上古見於我國史籍之狄種記載。狄

分爲：赤狄、白狄、長狄等種類。

(2) 丁零——丁零，或作丁靈、丁令。其稱首見於史記匈奴傳：「(冒頓)後北服渾庾、屈射、丁靈、鬲昆、薪犁之國」。前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：「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，烏桓入其東，烏孫擊其西」。同書卷九四下：「(郅支單于)因北擊烏揭，烏揭降，發其兵西破堅昆，北降丁令，並三國」。後漢書卷一一九南匈奴傳：「南部(匈奴)攻其(北匈奴)前，丁零寇其後，鮮卑擊其左，西域侵其右。」三國志卷三〇魏志(丁謙註)：「烏孫……堅昆國在康居東北，勝兵三萬人，隨畜牧，亦多貂，出好馬。丁令國在康居北，勝兵六萬人，隨畜牧，出名鼠皮、白毘子、青毘子皮。此上三國，堅昆中央，……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。而此丁令在烏孫北，似其別種也。又匈奴北有渾窳國，有屈射國，有丁令國，有隔昆國，有新犁國。明北海之南，自復有丁令，非此烏孫北之丁令也」。由此觀之，丁零居葉爾塞河上游，至貝加爾湖以南諸地。有北丁零、高車丁零、西丁零，雜丁零(堅昆)。丁謙氏亦認爲：丁零一名狄歷，一名勅勒。三國時分部於金山南，曰西丁零，魏書稱爲高車。而狄歷又作鐵勒，其部衆由獨洛河歷伊吾、金山，而蔓延於西域，最遠者並入俄南境端河、黑海等處(註四一)。

(3) 高車——魏書高車傳：「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，初號爲狄歷，北方以爲勑勒，諸夏以爲高車丁零。其語略與匈奴同，而時有小異，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。其種有狄氏、袁紇氏、斛律氏、斛批氏、護骨氏、異奇斤氏。……其遷徙隨水草，衣皮食肉，牛羊畜產，盡與蠕蠕同。唯車輪高大，輻數至多，後徙於鹿渾海百餘里，部落強大，常與蠕蠕爲敵」(註四二)。晉以後稱高車，因此丁零之稱，漸次被人所遺忘。

北史高車傳：「高車，盡古赤狄之餘種也。初號爲狄歷，北方以爲高車丁零。其語略與匈奴同，而時有小異，或云其先匈奴甥也」(註四三)。顯係抄襲魏書省略而成。

洪鈞氏於所著：「元史譯文證補」康里(Kenkly)補傳云：「又或謂古時其部侵掠他族，鹵獲至多，駢不勝負，有部人能製車，車高大勝重載，乃盡取鹵獲以返，故以車名其部」(註四四)。

從上述觀之，「高車」一稱係外族對「丁零」乘用高大車輪而得名，並非其自稱本名。

(4)鐵勒——鐵勒，初稱勅勒、勅勒、狄歷，或作特勒。隋唐時始訛稱鐵勒，因其俗多乘高輪車，故又稱高車。高車、鐵勒是一族之二稱。鐵勒，爲丁零之後，南北朝時自伏爾加河至土拉河間之游牧民族種類甚多，皆稱鐵勒。

隋書鐵勒傳：「鐵勒之先，匈奴之苗裔也」。唐書鐵勒傳：「鐵勒本匈奴別種」（唐會要亦同）。通鑑紀事本末：「鐵勒者，匈奴之遺種，族類最多，……族性雖殊，通謂之鐵勒」。綜合以上記載，可歸納爲兩點：(一)鐵勒爲匈奴之苗裔。(二)鐵勒本匈奴之別種。當以第二種較爲可靠。

至於日本學者志田不動磨氏以爲：鐵勒係與丁靈、丁零、丁令均係「Türk」一詞的訛音（註四五）。護雅夫博士亦持此見（註四六）小野川秀美氏亦認爲：「鐵勒」係北周以來隋書史籍通用的文字。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之史籍通例記爲「勅勒」、「勅勒」、「敕勒」、及「丁零」。如將此等文字所寫的種族追蹤可至兩漢、三國魏時代的「丁靈」、「丁零」、「丁令」。也許正如志田不動磨氏所認爲，是與丁靈、丁令、丁零同係「Türk」一稱的訛音（註四七）。

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古突厥碑文之一——闕特勤（Kul-tegin）碑載：「沙塞之國，丁零之鄉，雄武鬱起，于爾先王，爾君克長，載赫殊方（註四八）」。

據上述各種論調觀之，突厥先世係匈奴之別種。源於丁零、高車、鐵勒較爲可靠。

五、突厥根據地之變遷

突厥先世淵源確定之後，其次可以考及其根據地之變遷情形。周書突厥傳云：「居金山之陽，爲茹茹鐵工。」同時又載：「突厥之先，出於索國，在匈奴之北」。前者可能表示其當時居地；而後者係說明其最早出身地。

隋書突厥傳曰：「世居金山，工於鐵作。」同時亦云：「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，爲鄰國所滅」。如同周書，前者指其當時居地；後者傳聞其先建國於西海之上。

至於北史突厥傳載：「突厥者，其先居西海之右，獨爲部落」。

新唐書突厥傳則記：「突厥阿史那氏，蓋古匈奴北部也，居於金山之陽，臣於嚙蠕。」

丁謙氏如前所示，指出突厥爲鮮卑人種。並說上古時，居西伯利亞通姑斯河畔，故西人稱爲通姑斯種。自後漸徙而南，居貝加爾湖濱，爲漢丁零國。嗣又徙至金山西南之鹿渾海，爲西丁零，又稱高車丁零。且認爲周書所謂「突厥之先，出於索國」之「索國」係在匈奴北，當即鮮卑本部古名。

至於一般西方及伊斯蘭學者，多主張突厥族之故鄉在歐亞間之大草原地帶。如庫爾班柯達因就表示：突厥族原發源於中亞細亞，即現在的東西土耳其斯坦區域。並在其地發展其文明，後來地殼變動，原有廣濶的草原不再生長，便向四週遷徙。如此一千餘年間不斷的向近東、中國、印度、小亞細亞（今土耳其）、伊朗（美索不達米亞）、北非、澳洲遷徙，此乃世界歷史上人類大遷徙的先鋒（註四九）。

然近代蒙古高原的鄂爾渾（Orkhon）河及葉尼塞（Yenisei）河等地相繼發現了闕特勤、苾伽可汗、九姓回鶻可汗等突厥文碑，證明了突厥人的祖先似應發源於這些河流附近。

總而言之，突厥先世之根據地原在西伯利亞中部，其後南移至貝加爾湖（Baikal）、娑陵水（Selange）、鄂爾渾（Orkhon）、獨洛河（Tula），再西遷金山（Altai），其後南下甘肅張掖一帶，以後又北上金山附近。至獨立後木杵可汗時移牙庭於都斤山（Ütükäñ Yis）（註五〇）焉。

突厥先世及其根據地變遷表

主屬	庭牙	地居	稱族	代年	別項
					別史
		西伯利亞中都	(狄)	春秋	史
匈奴		貝加爾湖 ↓金山山脈	丁令、丁零、 丁靈	B. C 3C (漢代)	
慕容垂、獨立		大部分在北 蒙古高原、 部分在華北、 長城地帶	丁令、(鐵勒) 敕勒	A. D 3. 4C (後漢 晉)	前
茹茹、魏		在北蒙古高原獨立 ，西走↓金山西南 建國	高車(丁零)	A. D 5C (485. 6) 魏	史
(北涼沮渠氏)匈奴		甘肅張掖一 帶	突厥	A. D 5C 439 (魏北)	本
茹茹(柔然)		從金山 ↓至準噶爾地 方	突厥	A. D 5. 6C (439) (552)	
獨立	木杆可汗時設牙庭於都斤山 (Dunhuān yāo 烏德韃山、 鬱督軍山。)	木杆可汗時領土東起遼東、 西至海、南接長城、北鄰北 海。	突厥	A. D 6C (552) 西 (744) 唐	史

結語

「突厥」一稱最早於六世紀二十年代左右在出現於拜占庭人的著作中，其次則約於同(六)世紀四十年代同時出現在中國及印度的文獻之內。並於同世紀末葉被載於阿拉伯文著作裡。論「突厥」發音，當係「Turküt」一語之音譯，「Oguz」是「鐵勒」，也即「Turk」種族的總稱，或鐵勒則「Turk」，是非突厥國家核心之「Turk」諸族。突厥(Türküt)可說係鐵勒(Oguz)

種族組成突厥帝國之政治性名稱。其意義當指「氣力、盛大、剛毅」之意。至於突厥先世係匈奴別種，源於狄、丁零、高車、鐵勒。原居於西伯利亞中部，後南移至貝加爾湖、娑陵水、鄂爾渾、獨洛河，再西遷金山，其後南下甘肅張掖一帶，後又北上於金山附近。至木杆可汗時代定牙於都斤山，為北方游牧民族之聖地焉。

附 註

- (註 一) 阿史那並非人名係突厥可汗姓氏，據 Booberg, P. A. 「The langu of the T'o-Pa Wei」(HJAS, 1936) 中認為，係突厥語 *aš-ašin* (to cross a mountain) 而來的。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博士認為：「阿史那」音近於「跳躍」意義的土耳其語 *Ašin*。與周書突厥傳說中所謂的阿史那在其部族當中跳躍最高，而成爲君長的說法一致。同時白鳥博士指出阿史那 (*Ašina*) 是烏孫 (*Ašn Ašan*) 的同音異譯。請參閱日本「史學雜誌」四九一一四、一一五、頁九四一。及「東西交涉史論叢」上七頁。俄人古利休都盧尼 (Klyštorny J. S. G) 氏於「古代突厥的魯尼文字諸碑文——做爲中央亞細亞史研究之史料」(Drevne-tyurkskie runiceskie Pamjatniki kok istočnik po istorii srednej Azii, Moskva, 1964) 一文中表示可能與塞語之 *āsāna* (有價值的、名門的、高貴的) 等語有關。

- (註 二) 「葉護」(*Yabghu*) 一語係突厥官稱，非人名。葉護官位高低因時代而稍有不同。突厥國家於部族階段，係由「設」(*Sad*) 而演進到(大)葉護 (*Yabghu*)，再到可汗 (*Khaghan*) 的過程。所以此時「葉護」較「設」爲高，學者多認爲是中央僅次於可汗、可敦、特勤之高官。

- (註 三)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護雅夫師於「東突厥官稱號序說」(「東洋學報」三七—三) 及「隋、唐とチユルク國家」(「古代史講座」一〇、東京、一九六四) 兩文中，指出「土門」(*Tümän*) 是「萬」、「萬人長」之意。安馬彌一郎氏於「西突厥の起源に就て」(日本「史學雜誌」五〇—一一) 一文中，亦持相同說法。

- (註 四) 據馬迦特 (Marguart) 氏之考訂，闕特勤碑文中之 *Istāni* 即中國史籍的「室點密」，爲以後西突厥之始祖。

- (註 五) 所謂「酒泉胡」者，係指住在酒泉地方之胡人而言。其名爲安諾槃陀，由其「安」姓知道應該屬「安國」(*Bakhāra*) 人。參閱護雅夫師「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」頁六九—七〇(山川出版社、東京、昭和四十二年出版)。

- (註六) 見護師著「東突厥官稱號序說」一文中認為「土門」(Tūmān)是「萬」、「萬人長？」之意。「伊利可汗」(Ilig-khaghan)是「持有國家之可汗」之意。安馬彌一郎氏在所著「西突厥の起源に就いて」一文中亦認為「土門」(Tūmen)為「萬」之意。
- (註七) 參閱拙著「突厥文化及其對唐朝之影響」(「食貨月刊」復刊第二卷七期、臺北、民國六十一年十月)頁二二、註二二。載有關東、西突厥正式分裂之年代討論。
- (註八) 見安馬彌一郎氏著：「西突厥の起源に就いて」(一九三九年)。
- (註九) Iskit 或稱 Scythian 為古代遊牧民族，以野蠻著稱。活動在黑海 (Black Sea) 北面之草原及鹹海 (Aral Sea) 東面。紀元前七世紀曾橫行於西亞，後被逐退。
- (註一〇) 見伯希和 (P. Pelliot) 氏撰馮承鈞氏譯：「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」(「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」頁五九註五)。及 Ibrahim Kafesoglu 著陳慶隆氏譯「歷史上的突厥名稱」(「大陸雜誌」三九一九、臺北)。
- (註一一) 參閱前文「歷史上的突厥名稱」頁二八〇。
- (註一二) 見伯希和著、馮承鈞譯：「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」。
- (註一三) 見 Islam Ansiklopidisi. Istanbul. 1950。
- (註一四) 見「歷史上的突厥名稱」頁二八〇。
- (註一五) Bahmi 文字是古代從閃語 (Semitic) 蛻變出來的字母。發源於印度，經佛教僧人稍加修改後介紹到中亞；使用於吐火羅、塞族及突厥人之間。故在八至九世紀之間，部分古突厥文獻即以此文字寫成。
- (註一六) 見「歷史上的突厥名稱」頁二八一。
- (註一七) 詳見羽田亨著「九姓回鶻と Toquz Oghuz との關係を論ず」(「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歷史篇」)頁三七七、三七八註(1)、頁三八二註(9)、謂勒勒、特勒與鐵勒均係 Türkic 對音與同音異寫。
- (註一八) 見小野川秀美氏著：「鐵勒の一考察」(「東洋史研究」五一—)。

- (註一九) 見隋書卷八四突厥傳及北史卷九九突厥傳。
- (註二〇) 參閱傅樂成氏著：「突厥的文化和它對鄰國的關係」(邊疆文化論集(二)) 第二〇九頁。
- (註二一) 見岑仲勉氏「突厥集史」附錄一〇四五頁。
- (註二二) 見胡秋原氏「丁零、突厥、回紇」(世界文化出版社) 頁七。
- (註二三) 見註一五。及湯姆森(W. Thomsen)著、韓儒林譯「蒙古之突厥碑文導言」(北平「禹貢半月刊」七一、二、三)。
- (註二四) 見丁謙氏著「蓬萊軒地理學叢書」，新唐書突厥傳地理考證頁一二下。
- (註二五) 見洪鈞氏著「元史譯文證補」卷二七中，西域古地考、突厥回紇。
- (註二六) 見註一七。
- (註二七) 見護師前書「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」
- (註二八) 見劉義棠氏著「中國邊疆民族史」(臺灣中華書局) 頁二四四註五七。
- (註二九) 見丁謙氏著前書考證，處折水為野尼塞河，即葉尼塞河。
- (註三〇) 同前註考證，跋斯處折施山當即唐書點戛斯傳之白山，今汗騰格爾山，在烏魯克穆河西北，中俄分界處。
- (註三一) 「設」(sac)，係突厥官稱，類似「諸侯」官職。參閱護師「東突厥官稱號序說」。
- (註三二) 參閱胡耐安師「中國民族志」(臺灣商務印書館)
- (註三三) 參閱李符桐師「邊疆歷史」上冊(蒙藏委員會印邊疆叢書第一輯) 頁八七。
- (註三四) 見梁啓超氏著「飲水室全集」專集之四十二「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」，頁二八。
- (註三五) 見曾問吾氏「中國經營西域史」(民國二十五年，上海商務出版)。
- (註三六) 見張其昀氏「中國民族志」(臺灣商務印書館) 頁二。
- (註三七) 見丁謙氏前書、「周書異域傳地理考證」頁七。
- (註三八) 丁謙氏前書、「後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」頁二七下至二八上。

- (註三九) 見施瑛氏「中國民族史」頁七三。
- (註四〇) 胡秋原氏著「世界史上之新疆」(「新疆研究」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協會編、臺北)。
- (註四一) 見丁謙氏前書、「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」。
- (註四二) 見魏書卷一〇三。
- (註四三) 見北史卷九八。
- (註四四) 見洪鈞氏「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四。英人帕克爾(E. H. Parker)表示···康加里(Kankalis)一詞···在匈奴時代是丁零，在後魏時稱爲高車，突厥時稱回紇，入元又稱康里(Kenly)。康里爲突厥語，亦有「車」義。(見向達、黃靜淵合譯「韃靼千年史」頁一一一及一一二)。
- (註四五) 見志田不動磨氏「敕勒の内徙に就いて」(「蒙古學」第一冊、一六頁)。
- (註四六) 見註二六。
- (註四七) 見註一七。關於突厥意義及其先世問題，請參閱劉義棠氏「突厥的始源及其興起」(「邊政學報」第四期，臺北，政大邊政學系)。
- (註四八) 見土耳其文本 *Eski Türk Yazitlari, Istanbul, 1936.*
- (註四九) 轉錄自張大軍氏「新疆民族變遷及現狀」(中央文物供應社)頁一三根據庫爾班柯達因著維文「突厥民族史綱」一文。
- (註五〇) 於都斤山(*Ütükan yis*)，又寫成烏德隴山、鬱督軍山。並參閱岑仲勉氏「外蒙於都斤山考」(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」八本三分，民國二十八年版)。